

• 大十字书系 •

主编:海梦 策划:萨客

过程 看见

赵卫峰 西楚 黑黑

四川人民出版社

Q@U@N@N@: K@N@J@A@N

Z@W@J@F@N@ N@J@N@J@ X@J@N@U@ Z@N@U

过程：看见

——贵州三人行

赵卫峰 黑黑 西楚 著

sich

e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当代作家文丛 / 海梦主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5

ISBN 7-220-05932-9

I. 当... II. 海...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I 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0793 号

GUOCHENG • KANJIAN

过程 • 看见

赵卫峰 黑黑 西楚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蒲其元 天涯
智多星
古 蓉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787mm×1092mm 1/32
5.0
108 千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1-6000 册
ISBN 7-220-05932-9/I·897
12.00 元

■ 著作权所有 • 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断想（代序）

● 何光渝

● 我一向认为诗是不可言说的。

虽然我也读诗，从“床前明月光”开始，多多少少、断断续续，读了几十年。却从来不去对诗（我指的当然是真正的诗）说三道四。

在我心中，诗是什么？

诗是文学中的文学，艺术中艺术，是最纯粹的、最具形而上精神性的文体样式，是人类灵魂在字词间的游弋和呼号。诗是最没“规矩”的，因而“诗无达诂”。谁能够为灵魂制定出一套法典或是一则乡规民约？

一个没有诗的民族是没有教养的民族，一个没有诗意的民族是不幸的民族，一个没有诗性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我以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诗的文明国度而骄傲。从《诗经》开始，从屈原开始，一部中华文明史、文化史、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诗史、诗人史。

可是，在这个极度商业化的社会里，文学已无可奈何地被挤到边缘，诗更是处在边缘的边缘。“诗意地栖居”变得如此艰难。这让我想起惠特曼说过的话：“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歌”。在一个没有伟大读者的时代，企盼伟大的诗和伟大的诗人，该是何等的失望和悲哀。

●我也一向认为，诗的写作是一种非常孤独的、寂寞的、高度精神化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这也许正是诗的写作者常常被某些人视为生活在象牙之塔中的“疯子”。特别是当他能够从那些有意义的东西中看出无意义，能够从那些无意义的东西中看出有意义的时候。

也因此，在读诗时，我并不在意它的写作者是以代言人的姿态、还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对我吟诵或悲歌。我只希望它能够表达出一些我们共同的经验。特别重要的是，它只是能够让我在不知不觉中自己“感觉”到的，而不是对我耳提面名的。

●我并不相信有什么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的写作，如同我不相信有谁能够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因为我会联想到个人的经验：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我能否与社会历史一刀两断？鲁宾逊做不到，陆游做不到，基督、佛陀也做不到。按福柯的说法，就连我们的身体也不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什么“身体”，而是一个社会结构。写作者总要对社会、对历史承担着一点儿什么，只是承担的程度不同、或正或负而已。我读诗时，不会去对它奢求什么，唯求真诚和诚实。我特别厌恶的，是它和它的写作者的“自我面具化”。

所以，我也不相信有什么“超凡脱俗”的写作。古往今来，万万千千的写作者，都是在出世与入世、入仕与出仕之间往还徘徊，从屈原开始，直到现在。这似乎算是一种人文写作者“卑微的”悲苦良心。这真是一个亘古永恒的话题，也真是写作者的宿命。也许，恰好是它，给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精神张力？

●面对诗的文本，或一行、三五行，或三五十行、甚至三五百行，在它与其他文体样式相比终归是较小的“容量”中，在这种被“禁锢”的有限形式里，我常常会感觉到包含于其中

的无法言说的、巨大而无限的变量。这种变量，真是瞬息万变，它是它的写作者心灵的高天流云或暴风骤雨。你只能去“感觉”，却无法判断，无法作出清晰的判断，更无法作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判断。不是说，比大地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吗？

也因此，在读诗时，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非年龄的“代沟”的存在。只有当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与诗中的心灵在经历上、感情上、经验上、思维方式上、价值判断上有某种程度的接近或契合时，我才会感觉得到“它”的存在。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宁可把诗看成一种隐喻，在一种更为“纯粹”，“宁静”的心境中去感觉它，宁可放弃对它进行任何精细的文本分析的企图和冲动。

●于是，当这部诗集的写作者将它赠予我阅读、并要我为之说点什么的时候，我很惶惑。我知道自己不可能“说”得出什么。我知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更知道我五岁与五十岁读同一首《静夜思》、同一句“床前明月光”时，会有截然不同的心境。读诗，不是用眼，而是用心，而且只能用心；但世上并没有两颗完全相同的心。

而写诗的人，显然应该比读诗的人更需要如此生存和“存在”的勇气。

于是，我也就只能把这些断想记下，赠予这诗集的写作者们，希望他们能够“看见”并理解一个“不同龄人”读他们的诗的“过程”。

因为，他们都还年轻。

2001年11月贵阳

（作者系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

在新世纪门前看见

● 王蔚桦

—

贵州诗歌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曾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六、七十年代的诗歌潜流，八十年代的诗歌创作，曾参与引领过中国诗歌的思潮，在中国诗歌的众声喧哗中贵州诗人曾唱出独特之音。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贵州诗歌呈现出的却像是一派沉寂。在整个九十年代，贵州诗歌几乎没有在全国产生什么影响。回顾过去，思及现在，原因太多。

自然，这与中国当代诗歌、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是相一致的。值此经济社会转型之际，出现这种状况原也正常。但究竟经济社会转型的冲击是否就是诗歌、文学溃退的关键原因，我以为应予深入研究。自古以来，无论中外，诗歌的生命力从来就不存在于一时热闹、表面浮华之中。在生命压力与诗歌理想的两难处境面前，“繁华”的诗歌必然退场，而真正的诗歌则由此凸现。在经济社会转型有力的冲击波面前，少数而有才气的诗人坚持了下来，我以为这能确保诗歌的纯正质量。

应该说，贵州诗歌在九十年代的状况，较之全国而言更为窘迫和尴尬。然而，“一派沉寂”终究不是寂灭。九十年代的贵州，是有着一批很有质量的青年诗人的。仿佛那苍白的雪原

里，仍有勃勃的生命力在隐隐进取，已然崛起。

这批诗人起点很高。他们基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洗礼，具有很好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积累。无论是他们对于诗人主体处境的认识与坚持，还是对于诗歌写作艺术本性的执着，无论是他们对于生存的体验与感悟，还是对于文本语言的探索与拓展，无论是对于诗歌背景，即对于中国古典诗歌、西方诗歌的掌握与研究，还是对于文化背景、思想背景的积累与融会，都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出现的诗人。实际上，这批青年诗人的实力比之全国诗歌界已有名气的同代诗人，绝不逊色，其中一些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个中翘楚。若他们出现在八十年代，必然早就引起广泛的关注。然而，外界对这批诗人知之甚少。甚至于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在贵州文学圈内也是关注不够，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这无疑是一种极为可惜的稀缺资源的浪费，是极为可惜的宝贵才气的耗损。

他们的不受关注当然也与经济社会的转型有关。相对于八十年代社会与人们的关注点高度集中在文学尤其是诗歌而言，这批青年诗人恰巧碰上了社会转型后人们关注点的多维变化分散，加上经济转型后文学期刊大量出现功能失职状况，在贵州几乎没有可供诗歌栖息的刊物。致使这批颇具才情的诗人只能在静默中写作，在静默中成长，在静默中走向成熟。而这绝非坏事。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贵州九十年代出现的这批青年诗人的代表，赵卫峰、黑黑、西楚合集《过程：看见》的出版，已不仅仅只是他们三人的个人行为，对于贵州诗歌当下的现状而言，这实质上具有着一种事件性质的重要意义。可以将它视作贵州九十年代诗歌自身进行的一次不完整的集结或整合事件。不妨将之视作贵州诗歌在新世纪里重新崛起的某种信号。

二

赵卫峰、黑黑、西楚三人都是少数民族，都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赵卫峰是学历史的，黑黑兼写文学评论，西楚的职业是记者，这些，都使他们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更宽阔、更多维的视野。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超越了自发的写作，进入了自觉、自由的创作。他们三人的诗歌创作，对于贵州当下显得平淡的诗坛，已经成为不可缺省的三个独特元素。

说他们独特，是因为其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确与贵州的其他诗人不同。

诗集的名字本身或许就代表了他们的诗学观念。他们强调的是“过程”，是“看见”，而不是现代人所谓的泛滥变味的“在路上”或国内七十年代作家中普遍存在的“漂着”。他们的诗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世界、对生存进行自由而孤独的观照及还原，更为注重个人生命体验对现实的独特介入和个人本体对所感悟到的世界的重构与消解。我想这源于他们对于诗歌，对于诗人主体的不同于他人的理解。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黑黑针对诗人和诗歌当下的“失位”和重新定位作了较深入的主题发言，认为诗人应该成为自由者、旁观者、超越者、艺术者，诗歌与世界，与个人生存，与主流话语和权力话语的关系，应该重新进行定义，这一发言较集中地阐发了他们的诗学观念。

他们进行了有效的实践。像赵卫峰的组诗《倒数第一个屋檐下》、长诗《过程：九十年代》，像黑黑的组诗《一个旁观者的自言自语》、《蓝》，像西楚的《开花的手掌》、《房子在夏天缓缓移动》等诗作，体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气质、表现力、想象力以及构架能力。但他们彼此的诗歌风格并不因诗学观念

的相近而雷同。赵卫峰的激烈、峭刻，对语言的独到把握；黑黑的感伤、冷静，恰如其分的内敛；西楚的激情、灵气，旺盛的想像；在贵州当下诗歌中都可说是独树一帜。

三人中赵卫峰成名最早，也最为圈内推重。诗评家何锐认为，赵卫峰是《山花》改版以来所产生，也是贵州近年来所产生的优秀青年诗人。此言极是。他诗风奇异，语言精到，节奏感强，对生活、对生存的体验独特，其诗句往往粗枝大叶又细致入微，直截了当地深及现时生活虚弱表皮后躁动不安的神经，又似激流中的漩涡，其语言的拉扯自然随意而锋利，读他的诗，总会感到一种现代都市、一种工业时代快节奏鼓点的催促。其长诗《过程：九十年代》是近年来贵州最优秀的诗歌文本之一，在《山花》选发以来得到了诗歌界的肯定。

黑黑除写诗外，其文学评论立论新颖，运思独特，颇具锐气和冲击力，是贵州文学评论界的新锐。或许正是由于既从事具体的文本写作，也从事文学研究，他的诗歌有着明显的方向感，智性的色彩较浓。尤重语言的精心打磨和优美意境的重构，其内容则注重于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品试生存况味；

“尽情享用可疑的孤独”（《怀念之诗》）。我一向欣赏他的组诗《蓝》，并认为这组诗蓝得妙手天成。其一直在尝试的“独语”似的“旁观者”（看见）组诗写作，无论成功与否，都值得期待。

从诗本身来讲，西楚几乎可以说是当下贵州诗歌界中诗才最好的诗人之一。其创作潜力很大，诗作灵气飞扬，激情昂越，妙句丛生。像这样的句子：“可爱的安拉，把夜晚错当夜晚/把摇晃的红树林当作酒醉的故乡”，“而村庄喊出痛来，张嘴吐出黑黑的乌鸦”（《安拉》），“大风斜斜地吹，一个人走在他的嘴唇边上/直到消失也没有说出一句话”（《向上，或第

一个词》），充分赋予了文字以鲜活的生命。他的诗更多地源于中国八十年代的先锋诗歌，有着非常纯正的质地。作为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刚刚步入社会，还有更多的生存体验需要他去体会。拭目以待，他的诗歌必将成为贵州诗歌的一道绚丽风景。

当然，他们的诗歌也有着不足之处：生存体验过于散乱，思想背景有待更好地建立……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曾说过，“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无疑，这个定义是不完整的但却是有力的。从这个定义来讲，诗歌应该展现一个时代的心灵和精神轨迹。对赵卫峰、黑黑、西楚三人而言，生存体验相对只是枝节，可以随着生命的丰富而丰富，是否具有一种面对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背景才至关重要。

而这，无疑也正是贵州诗歌所匮乏和所应努力的方向之一。

三

诗之过程，就是承受孤独无处不在的过程。在其中，诗人所看见的东西，只能是一种、一段“过程”。在这样一个数字化时代、复制时代，诗人不能“失声”，他必须以他的看法体现存在，体现他及他之外的价值与意义。

赵卫峰、黑黑、西楚诗集的出版，无异于在过程中拒绝失声。而他们的“看见”，当不仅仅只对他们具有意义。我希望他们的这一举动会对贵州当下的诗歌形成有力的冲击。我希望会有更多出现于九十年代的诗人的好的诗歌涌现出来。

这批诗人，他们崛起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必将于本世纪成熟。他们是贵州诗歌可以信任的未来。

2001年11月于贵阳

（作者系贵州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目
录

- 何光渝：断想（代序）/1
- 王蔚桦：在新世纪门前看见（序）/4
- 赵卫峰的诗：国产之夜/3
- 臆想/4
- 至少有一个黄昏/5
- 最近的黄昏/6
- 就是/7
- 玻璃/8
- 天生/9
- 冰凉/10
- 对面/11
- 电灯泡谐谑曲/12
- 我们到过而又离去/13
- 在坏了坏了的挂钟对面/14
- 看见/15
- 巴掌/16
- 在傍晚的森林前/17

晚餐后的想像（24首）/18

黑黑的诗：蓝（组诗）/51

黑黑抒情/55

侧面/57

旁观 59

叙事/61

继续/62

一个旁观者的自言自语（组诗）/63

夜歌 76

怀念之诗（组诗）/80

琥珀月色（七首）/85

西楚的诗：屋顶/95

月光曲（组诗）/98

如果老虎也在夜半醒来（组诗）/101

雪落高原（组诗）109

凝固的时光（组诗）/113

远去的激情（组诗）/116

开花的手掌（组诗）/120

挽歌/124

房子在夏天缓缓移动（组诗）/126

在你的经历中生活（组诗）130

从此以后（组诗）137

赵卫峰的诗

赵卫峰，白族，1993年毕业于贵州民族学院历史系。作品散见于《山花》、《青年作家》、《新生界》、《星星》、《诗刊》、《都市》、《花溪》等。有作品入选中国作协编《2000年度中国最佳诗歌》等。贵州省作协会员。



国产之夜

“笨鸟先飞 木偶尾随
一场人所不知的战争悄然孕育”
“乌鸦在听 葡萄园堕落新潮的回声
老鼠像失控的地铁朝着深秋狂奔”
“一阵风忽东忽西 一句话化整为零
剥皮的香蕉是否还有还原的可能！”
“提琴成为哑谜 月亮半睁半闭
一条小鱼如何才能咬紧幸福的把柄！”
“一座大山倒塌 梦境踹翻在地
最硬的骨头说硬又能硬到哪里”
“盲目者在瞎想 在等待 呵——
什么时候趾高气扬者才会停顿下来”
“最后我开灯 我睡不着
我要和一朵幸福得昏沉的花儿谈谈明天的生活”

臆 想

和拂晓的流水同步 禽飞兽走惊人依旧
载满银子的火车凿穿颤惊惊的宣纸
葡萄园中的余光红的发紫
这是事实 嘀哒嘀哒的屋檐水积少成多
水汪汪的拼音不再是春天的唯一线索
猛回头 昨夜穿长衫的青年拱手告退
温顺的丝绸包不住膨胀的真理
这是事实 熟悉的地方不算风景
陌生的眼睛依旧陌生 路灯花样百出
飞蛾下落不明 一溜烟
小阁楼的诺言被朝天的拇指压扁
春光普照谁家的小孩和广告牌
提请注意 绿灯行 红灯停
人间重晚情 人在垃圾在 蒲扇东倒西歪
莫说礼轻人意重 莫说你还会脸红
莫说载满银子的火车颠覆软绵绵的沙场
黄土淹了脖子 农夫的女儿远走他方
该死的 这人还在干巴的坑上翻芝麻 找乐子
这是事实